

冰若小說戲曲集

塔

上海光華書局刊

沫若小說戲曲集

塔

郭沫若著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我把青春時期的殘骸收藏在這個小小的「塔」裏。
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頭，像
這樣幻美的追尋，異鄉的情趣，懷古的幽思，怕沒
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。

啊，青春啊！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啊！我在這兒
和你告別了！

我悔我把握你得太遲，離別你得太速，但我現在
也無法挽留你了。

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夜書此。

1	Lobenicht 的塔.....	2
2	鵝羅.....	20
3	函谷關.....	34
4	葉羅提的墓.....	48
5	萬引.....	58
6	陽春別.....	80
7	喀爾美蓮姑娘.....	90

Löbenicht的塔

—

一七八七年的初夏，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。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，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制作的時候。

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，在奎涅司堡(Königsberg)城外的公主街(Prinzessin st.)上。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，總共有八間房舍。樓下是大廳，廚房和女僕的居室；樓上，一邊

是寢室和食堂，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。還有一間屋頂小房，便是老僕朗培(Lampe)的住處。

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，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。他十點鐘就睡，五點鐘起床，夜間只睡七個鐘點。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，他不起床時，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的。

二

這一天清晨，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。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，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。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床，床畔有一個置燈台的小桌，放衣服の木櫥，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。東面唯一的一垛玻窗，玻片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。燈火已經熄滅，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滯鬱。

朗培走到床前，用手把蚊帳捲起來，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，枕邊展放着一本書，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(Emile)

——先生，先生！起床的時候了！

朗培叫了起來，但是他的主人不動。他只得又叫了幾聲，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；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。

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動他，好容易把他主人推醒了；但是等他抬起半身來，搓了搓眼睛，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，又倒下床去了。

——不行，不行！你今朝會攪遲，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。

——今朝饒我一次罷，我是沒有睡足，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，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。

——不行，不行！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，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。

康德沒法，只得起了床來，躡着拖鞋，便走出房門去了。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，流通空氣。

三

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；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。

他自己說過：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，他爲智識慾所迫，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，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。他那時以學問爲人類的光榮，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。……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，那種盲目的偏重從他心頭消逝，他知道尊敬人，他知道即使他的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，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。

他是這樣地尊敬盧梭。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。二十年前愛米麗纔出世的時候，他讀得幾至廢寢忘餐，講義遲延了幾天，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(Philosophische Gang)上的散步都中止了。他的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，就這樣破壞過一次。

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：一個是牛頓，一個便是盧梭。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，盧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。

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損判書以來，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的批判；但他在最近一月以來不知道怎樣他的思

想總是不能統一，他好像失却了他的目標一樣。智識慾望的抬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，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，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。

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，那種受着甚深的啓發的靈韻，不禁自行欣羨起來。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，又重把愛米爾來翻閱，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，他纔疲倦着入了睡鄉；到朗培來喚醒他時，他不過纔僅僅睡了四個鐘頭的光景。

四

他經不起朗培的催促終竟起了床來，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爲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，他想發一陣脾氣，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。

他起床後素來是不脫寢衣和寢帽的，他在寢帽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。

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，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。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，一堵南向，一堵東向，窗下

各有一張書桌，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稿件。幾張小小的坐椅。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——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，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梭發。北面一個木櫥，壁上釘着寒暖計和晴雨表。

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，先去推開了東窗。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，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。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，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。城下的濠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，幾隻白鵝徐徐地在水上浮泳。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，東南角上的一株無花果上，拇指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。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，只有庫德教授的腦中却好像藏着了一座火山的光景。

他又去開開南窗，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：這排樹漸漸長過了窗眼，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。

——啊，你這瘟而無用的樹林！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！

~~~~~  
Löbenicht 的塔

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。他大聲叫道：

——朗培！朗培！……

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，朗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。——這兩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清晨的早餐，他不飲咖啡，他以爲有傷衛生，就如像他大飲啤酒一樣。

朗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，問道：

——先生，你有甚麼吩咐嗎？

——朗培！你去向鄰舍說：叫他們把那白楊樹斫了！那東西真可惡，擋着了我的眼睛。

朗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，教授接着制止他說：

——你不用多話，你快去叫他們斫了！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！

——啊，你又來！… 朗培心中很想這樣說，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，他不再抗辯，只得連聲說去向鄰人交涉，便匆匆走下樓去。

## 五

——我們又要搬家了！噯，我們又要搬家了！

朗培走下樓來在櫥房中向着女僕訴苦。

——怎麼呢？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纔買好不久的嗎？住得好好的，麼麼又要搬家？

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，她很好潔淨；別人稱讚她，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，聞不出甚麼煙火氣。

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：唉，唉，學者的脾氣怎只是這麼怪嘞！

——據我看來，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。

——你纔來不久，你還不十分知道。他的脾氣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，看看是上好的晴天，突然便要變的。他在樓上對我說：那鄰家的白楊樹障着他的眼睛，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。你想，這怎麼辦得到呢？別人家庭園裏的樹木是正要望牠暢茂的，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？他說：他便出多少錢也可以。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木材商人啦！

——唉，真的嗎？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。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耍罷？

——說耍！你那曉得；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，因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數家。他住在康達爾（Kanter）家裏的時候，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清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。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，在我聽來，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，但是我們教授却聽得不耐煩。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，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。但是鄰家的人說：雞是再不會吵人的，假使雞會吵人，那四處都是雞，便買也不勝其買。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，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，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（Ochsenmarkt）去了。那回的事情恰好和這回的事情相像，但這回比那回更難。那回只是一隻雞，也還沒有辦到；這回却是一排白楊樹林，誰個肯輕容易替你斫掉呢？況且這回住的是自家的房子，萬一交涉辦不好，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？啊，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，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，我也不想去交涉，徒去

白丟面子！……

——說不定可以成功呢。前回監獄裏的囚人唱歌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了一封信去，便把他們禁止了嗎？

——唉，那回又不同。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長希培爾（HipPel）先生的好意。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。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。

——鄰家的太太人很好，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，她見了我總要問我們主人的安否。我看，那太太倒好說話，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，你看可不可以呢？

女僕的話解救了朗培的倒懸。他絕望了的目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。他接着說道：

——唔，唔，不錯，不錯。這樣的家庭外交原是該你們女流辦的，你去看一看罷，或者有希望也說不定。

朗培說了，稍微放開了愁腸，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。

## 六

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樓去後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，他的情懣向着白楊發洩了，同時他看見朗培有幾分艱澀的神情，他也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。

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，又吸了一管煙草，——他這煙草照例是只吸一管，不再多吸的。

這烟草和淡茶的効力也儘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，他坐在東窗下，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。……

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(Physische Geographie)，在講中國的事情。他的書案上有馬可波羅的旅行記，福魯特爾(Voltaire)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。另外還有些宣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。

他敘述到中國人的學術，敘述到孔子的“仁義”上來。

——這“仁”字怕就是我說的“善良的意志”

罷？這“義”字怕就是我所說的“內在的道德律”罷？  
中國怕是承認着“實踐理性的優越”的國家？

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喚醒了起來，但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，他結局只是嘆息道：

——噯，關於中國的事情，便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，連半分也不會知道。

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。康德停了他的筆述，站立起來走向寢室裏去。他在這兒換了寢衣。脫了寢帽，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，……

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右邊，埋着，從門前走過的時候，他們都爭着說道：

——七點鐘了，七點鐘了。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。

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，或遲或快了的都擱正了起來；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日經天，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。

## 七